

各方要聞

胡漢民與黨政要人酬酢彙誌

中常會主席胡漢民先生逝世後，與西南各黨派領袖，對西南黨政前途，多所指導，曾一度召集黨政要人酬酢，研究今後西南黨政應如何進行，並對西南黨政前途，多所指導，曾一度召集黨政要人酬酢，研究今後西南黨政應如何進行，並對西南黨政前途，多所指導，曾一度召集黨政要人酬酢，研究今後西南黨政應如何進行...

貴陽召開五省邊區剿匪會議

貴陽剿匪因匪蹤不絕，迭遭痛擊，各情已詳前報。頃據貴陽軍訊，謂匪軍仍有一二三四五六等師，於一日由開陽進攻，被剿匪軍擊退，匪軍死傷甚重，現正向貴陽撤退中...

何健電告追擊西竄共匪情報

蕭克龍電前次北竄，被湘省大軍堵截於銅仁石石一帶，殘匪知難而退，向北竄去，現正向貴陽撤退中...

滇省派兵三師援黔

蕭克龍電前次北竄，被湘省大軍堵截於銅仁石石一帶，殘匪知難而退，向北竄去，現正向貴陽撤退中...

中行發行準備數量

廣州市商會昨接上海中國銀行發行法幣準備數量，據悉該行已奉准發行法幣，準備數量如下...

首都民衆通電迎胡

首都各界民衆，頃接胡先生生前手書，感佩之餘，特發起通電迎胡，以表哀悼，並對胡先生之逝世，表示深切之哀悼...

通告及川來粵行期

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及川古志郎，頃由廈門乘船來粵，其行期如下...

規定配運各場鹽斤

兩廣鹽運使陳維周，頃以近日鹽商對於配運鹽斤，多有規避，特規定配運各場鹽斤如下...

各縣經費出入比較

本省各縣本年度地方款出入預算，頃由省府核定，其經費出入比較如下...

派員請撥防水工費

廣東省河委員會，頃以本省去年東江、西江、北江，均遭水災，被淹田畝甚多，現正籌撥防水工費...

化驗本省六場鹽質

兩廣鹽運使陳維周，頃以本省各地鹽場，鹽質不一，現正化驗本省六場鹽質，以資比較...

限期審定地方預算

本省各縣地方預算，頃由省府核定，限期審定，其預算如下...

新訂蔗農登記辦法

廣東省農林廳，頃以本省各縣蔗農，現正新訂蔗農登記辦法，以資管理...

各縣經費出入比較

本省各縣本年度地方款出入預算，頃由省府核定，其經費出入比較如下...

派員請撥防水工費

廣東省河委員會，頃以本省去年東江、西江、北江，均遭水災，被淹田畝甚多，現正籌撥防水工費...

限期審定地方預算

本省各縣地方預算，頃由省府核定，限期審定，其預算如下...

新訂蔗農登記辦法

廣東省農林廳，頃以本省各縣蔗農，現正新訂蔗農登記辦法，以資管理...







秋●  
華●

秋●  
華●

三子。一乳名阿蘭。世作官。積蓄之資。有少。有女時矣。夫妻均年逾知命。以僅得一子。愛極備至。阿蘭年纔弱冠。便通音嗜好。如馳馬。射雀門牌等事。尤爲癡愛。故時在衙署內另僱馬伕。養備兩匹良駒。爲鶻鶻馳騎娛樂。每當日麗風和。或步陽西下之街。蘇籍僮僕伺人。隨馬馳驅。邀游郊外及市。旁觀者見之咸曰。此吳二少跑馬娛樂也。蘇亦笑逐顏開。晬說自餘。作者少時嘗親見之。於羨慕其幸福之餘。未嘗不感及彼時墮落。 (未完)

棟連章。恆竊竊譏吳之失於教誨也。

割記

小說學署毀窗記

老鋸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此固世俗人之口頭語。世人既曉說此兩句口頭老套。其胸中自必瞭然於胸中。不容附會矣。惟天地間事物。既有未窮。致其理有不通。而事實又復矛盾。不能掩飾。有待科舉高明之士加以詳定者。此篇是也。典當縣城南關孔廟前。向有魚

爲惡習。其置號於不理。以呼救命。朱疑是斗急本之同奔。及達妻室。警見李氏全身掛於窓櫺之上。兩腳分從鐵柱中伸出。兩腳既分出兩線。乃爲中間一鐵柱直抵牆上。樓上住身。不能再進。李體本肥胖。其大腿連兩圈。竟被夾於窗僅二寸許之鐵柱絳中。遂退苦否。於是頭與身倒掛于內。雙足則屈懸於外。從內捧其頭而力拉之。李大疑擲命命。聲如殺猪。迄不能脫。因其腿大而縛緊。夾迫甚苦。若強牽之。非將皮肉削去不可。其腿蓋已皮裂肉穿。四肢盡成廢瘻。街隆以夜間號聲。漸有持火來救者。消息開傳。全城震動。愈聚愈衆。男女四面擁觀。計無所出。幸有泥水匠急取鐵簪。插於窗櫺。敲去鐵柱。始將李氏救下。時已痛至奄奄。滾以藥物。歷十分鐘乃復甦。詢其起因。據稱朱市會堂。即見一少婦從正門入。忽近床前。自相親。詢伊所苦。勸毋留此。近夜愈急。隨彼出遊。尋快樂。方游形未答。婦已伸手求

學士漫筆

(七)

牽。轉瞬又一年紀較長之婦加入。所說似亦如少婦云云。繼又再來一婦加入牽扯。此時已精神迷惘。後來之婦如何嬌狀已不能辨。亦不復能記憶。但似三婦聚訟。互有爭執。爭先拉手托足。互相牽扯。身遂倒地。於昏憒沉迷中。似兩婦各捧一足先行。從容歸出。一婦則捧其背隨二行。方極力抗拒。忽覺兩股間奇痛。有指為苦悶計。以對待其夫者。似此自苦。殊未衷於理。一老若曰。城中近日有弄山術士擺攤。此或搬運術。蓋搬運術能化形。又能伸縮生人之形。幸而三婦皆藝術。祇願相爭。各走一轍。因而值事。若使兩足相疊。兩婦同走一轍。則李氏殆死。因搬運法祇能伸縮人之形。不能使有形之人而化為無形。故寸隨可以遁尺物。不能於無際處通物也。其說固亦未可信。而其理究不可通。兩者皆說不去。惟有據實證之。以質高明之。(廟臺元)

小說開漏網魚

神駒

光緒之季。吳縣陳容生有急謀。不務正業。遂淪為棍上君子。每於月黑星高。穿窬牆壁。施其賊技之技。數十年仍未破獲。鄉人雖知其惡。但無證據以發其罪。陳之竊如故。里巷咸為戒備。一夜陳越垣入富翁家。翁早有備。枕戈以臥。陳入。翁執刀起逐。陳知不敢。急足遁去。翁不捨。窮追至二里外。陳誤觸石而仆。翁遂執之。陳急甚。出其不意。發拳刀反刺其胸。翁受創傷身大樹旁。本人性命將不保。必設法以遁。方能免此罪。苦思得計。發足而遁。如直向北方。若有入追者。不稍休息。至星陳已汗流浹背。直前。至一號。雞聲甫鳴。星陳已汗流浹背。直

\_\_\_\_\_

塘一口。占地五六畝許。塘水與蓬蘽村外深溝  
通消長。塘之南即城基。三面都無煙戶民房  
地處偏僻。東西兩山。又爲蒼蓋之竹林。  
際臨異常。是年秋值三清會。爲聚賽攻城失敗  
。換約百數。就塘邊作刑場。故常青天白日  
。履其境者。敢向隅。偶聞蛇鼠。蛙鰻。風草  
。動。聲。嗚。啾。啾。便覺毛骨悚然。如來怪異  
。急自張目四顧而起戒備心。夜後更無人跡  
。附近或聞有角聲。遂傳爲水蛙夜出閉關  
。因此祀孔官衙。亦見黑而閉關  
。杜絕行人出入。平時已是如此。嗣以此地會  
。刑場後。行人益相戒。日夜不敢經過。前  
。然縣小役有王金組者。自告奮勇。願爲兼  
。母夜巡過塘基一匝。實地偵察。動靜回報  
。爲報。衆許之。并准每向塘邊三次。取小錢六  
。以測其勢。行之四十餘天。絕無異動。動  
。而六文小錢。竟成循例開支。列入縣署  
。南公。名曰捉怪怪。亦前清官署異聞怪  
。然也。然自此小役夜巡。城中漸少閑傳之  
。官。當其衝之祀孔官署。亦漸廢矣。祀  
。孔官有二。上訓導而右教諭。訓導役使門  
。人。如現代之通關。學士一人。即今之查  
。時。署通關官爲新會容觀察李廉。駁下  
。以銜衛清官。准許門士攜眷同居。  
。鬥未祥。乃擄妻李氏往住左方劉朝順內。  
。辨何所。但顧天色未白。足不稍停。復經一  
。所。鷄聲再唱東方漸明。見隱隱青山。嘯呀  
。呀小島。知天已微明。不復前進。青山。嘯呀  
。傍地而坐。手執刀掘塘基。頃間已成一洞  
。蛇行竄入。時宅中人尚未起。陳進內室。  
。以頭觸壁。血流滿面。顛然臥地。斯須主  
。陳已死。撫其胸覺尚有脈氣。急灌以薑湯。  
。陳悠然而甦。主人詢陳姓名。陳直言來此行  
。竊。詭稱昨夜穴竄入。黑暗中首誤觸壁。意  
。羞歎倒地。主人問籍貫姓名。陳直謂不稍諱  
。又問來路。陳遂相繼三日。陳線暗思吳  
。縣至廣陽。路途相隔四五十里之遙。今遠達  
。至此。可保性命矣。主人爲王紳。備片其語  
。送縣府究治。陳因入廣陽獄。當審逐陳時  
。口猶大呼捉賊陳官。陳旁而竊道。翁子姪  
。子姪輩不見翁所在。偏索林中。姑見翁屍倚  
。大樹下。已發報縣。指爲陳官所殺。宰案陳  
。不得。知已遠竄。移文追之。至廣陽令陳  
。籍貫。作函告吳縣。某謂地隔數十里。既已  
。殺人。何來偷盜。且陳人既稱夜半。掘壁尙  
。在黃昏。必非陳官。可想而知。否則豈有分  
。身傷耶。吳縣令亦以爲然。另緝兇手。罪不  
。及陳。陳旬日即開釋。逍遙法外。噫。如陳  
。計可謂狡矣。(甲)

\_\_\_\_\_



